

家室會稿卷之四

瓊山丘文莊公著



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
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
爲多瓊屬邑文昌大族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
來蓋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居邑中者始居他姓什三
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
有或先邢氏者豈非其一姓之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
賢隱而散者予未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

者則有宋故某官某瑣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貴明經案行所至帥仰所見者則于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統庚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合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自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胄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乃邢氏之族又豈但人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又燬於火至克寬之先大父某府君亦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寢息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問樛來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函序時大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

廣昌何氏家乘序

奮而名爵無間樛櫟之林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名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况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舊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益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入之於無窮哉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一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所於稽不得已而略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

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寇盱江何公廷秀續其先
太宰公所輯何氏家乘間以見示屬爲序蓋兼本二家之義例
而析衷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分爲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
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地封制書贈送詩
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書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
凡何氏受姓以來見于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每疑其
序送何堅何與韓爲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爲其後者
非所出而冒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
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
氏姓註云以何姓爲韓後然謂之以爲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
矣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
韓氏韓後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隨聲變
爲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恂唐
韻韓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
然則孫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
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歟抑或別有所
出歟自昔觀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
之家世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
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精羊本旨
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垂名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鑿鑿乎
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書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
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爲寶謨閣直學士廣東

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踵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
勁節為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為時
名臣 本朝革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
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為尚書者僅見何宗所
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况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
卓爾不群其所以具瞻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
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常賢父子相繼為相玄成作詩以自勉
其述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
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 難勸其庶而今公父子
實足以匹休於漢之常氏而為其後人 有蓋誦是詩以相勵思
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予與公偕 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
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 同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
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雋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
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餘
干之珠湖子真實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
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真實四世孫 萬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之
嗣因命幼子惟政為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台有
聲終浙江叅政孫祺守括致政家居曾孫鼎字宗用者又以進
士遣屬刑曹擢任陝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
其與子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同出丘宗然其

之姓尚從于周屢會上疏請復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于
是未嘗旦夕忘也竊恐歷世日遠世其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
本宗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子一言他日譜成以冠
編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同姓者惟宗用一人
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門之榜紀實于登科之錄者則又
以周姓著焉予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曷以知其然哉
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烏可以不作哉謹用
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
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族者謂周太公望國于齊都營丘于
孫因以為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樵周
註云姓焦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丘故城
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為丁公僅五傳
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
為姓者不知始於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
以為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
丘也况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原丘
蔓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豈若太公後歟若左丘明見于魯論
咸丘蒙見于孟子浮丘穆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於夷虜則
後世以丘為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官氏之
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自唐以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

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於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謚蓋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者抑自墩頭變為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紉殆若果木然必剝接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培植其本軒泉以灌溉之除穢以保養之而欲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為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博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為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涂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琅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戶之藏不備而肉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上者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涂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涂廩者補豫章志

涂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
堽元有濟生皆洪撫間人二郡皆古豫章地也入 國朝以來
涂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為盛然皆不出洪撫之間
否則其隣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
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涂氏為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
察副使涂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凜凜持
風裁今奉 璽書整飭兵備于海南予家瓊山時以內艱家居
間過予出其所脩族譜見示予觀天 不著地望也久矣
今人求王於琅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 人所謂求釜
錡錢鑄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
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涂者乎蓋絕無而僅
有者也夾添鄭氏謂涂因水為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涂水者
豈古豫章郡無今數郡之地而涂水乃在今他郡界邪否則古
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邪或者又謂涂本古塗山氏南昌尉
始去土為涂涂姓別出散處四方惟涂至今居洪撫之間為多
豈皆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雖然王盛於琅琊以祥
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替皇父子之功業苟為不然徒
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為望哉予願涂氏之子若孫若曾
若玄觀副憲君之茲譜惕然感發以為允洪撫之間涂者倡使
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為於時則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
之在前代矣顧不備歟予因憲副君請勉書以為曲江涂氏族
譜序非但為一曲江也蓋以告允今之涂姓者云

吉陽裴氏族譜序

裴之先與秦同祖風其姓羸其氏河東聞喜則其郡望也其始出自顓頊裔孫太僕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皐陶皐陶生伯益伯益生大廉大廉五世孫仲衍其四世孫軒軒生滔滔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凡大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是為秦始皇封之祖非子之孫封裴鄉侯因以為氏今聞喜邕城是也六世孫陵當周僖王時封為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為裴裴之為義衣長貌也其後陵裔孫蓋仕漢為水衡都尉其九世孫燉煌太守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又徙聞喜故裴氏在聞喜者為盛焉裴氏莫盛於唐而出聞喜者什七八如如炎如行儉如遵慶如濟輩皆聞喜者所出也而莫盛於晉公晉公十四世孫有曰瑒者當宋之時為雷州守既而改吉陽軍軍即今之崖也其子聞義以蔭補知昌化軍愛崖之南漏村山水之勝遂卜居焉忠定趙公忠簡胡公謫于崖皆主於其家忠簡以其為晉公後取左傳盛德必百世祀之語名其所居為盛德堂又為之銘云聞義子二曰嘉曰瑞瑞生鴻飛鴻飛生豫豫生德厚德厚四子孔裕孔明孔倫孔文其後子孫日以衆多族屬日以蕃大崖之稱官族者首焉嗟乎裴氏之盛自漢陽吉平侯茂始自是而後分而為西眷之族洗馬之族南來吳之族中眷之族不可一二數也而今皆不可考矣獨晉公之裔遷于海南者尚綿綿不絕如此豈非盛德之澤未泯乎入國朝以來亦多有顯者予所聞者交趾

鳳山縣令士能某江太守初所及識者慶遠司訓盛盛之子鄉貢進士崇禮崇禮卒業太學其季琛又膺有司貢為太學生其盛善未艾也崇禮來京師以司訓先生命徵予序其所重脩譜予觀其世系有圖紀錄有譜披閱之際一覽可以盡之予尚何言哉特為考其族姓之所由得郡望之所由著使其後之人有所徵云

瓊山沙氏宗譜序

瓊之著姓閩產十七八其來多在宋中葉以後惟沙世出自西域則在勝國時來也元人奄有中國其官之正員率用其國人暨西河備元而諸族運去物改不復能歸然徃徃循其故俗不之變有能毅然變之而歸於先王詩書禮樂之教不謂之豪傑

之士可乎瓊山沙氏世居郡城之南橋相傳在勝國時有諱萬金者由官差任梓魯花亦娶邑之烈艘藍氏女生子班其後北歸遺藍氏及其子于瓊遂家焉元制九郡縣正官皆曰達魯花赤職任有大小而名稱無不同者今傳者止稱其官而不著其所任意者宜差公仕他郡偶以事來瓊烈艘古津渡處於此濟海遂娶藍氏夫則遺之耶又濬幼時侍先祖思貽翁每聞其談及元末時事陳子胡起兵文昌有抵郡城時安撫元帥沙某者棄城渡海而北所謂沙元帥者公豈其族類耶然皆無所於考矣雖然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苟能以德學傳家本之以仁厚行之以信義禮讓以節之詩書以文之則可謂世家矣奚必拘拘於其所自出哉沙氏之賢者曰玉字中美曰瓊字中某

曰瑤字中純俱獨行卓識所謂毅然變其舊俗者中羨翁仕終
巡檢其子洪文遠習於禮而能文以春秋舉進士累不利今年
貢春官試中將卒業南雖臨行出其所脩家譜求序引濬兄伯
清中純翁之子壻也蓋於丘氏有連於是述所聞以引其首云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于王事郡人請于 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
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
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哀之冀其更生及其既久
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死其質實者哀之慕之各以
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而成帙其冢
嗣翰林學士 堉請于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有世祀若公

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洋人以忠
愛頌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
謂愛公初奉

天子命來為郡幕政平德乎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
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鞠誡之中獄以屢空民用
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
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眾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
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
可公移謀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
退之後官軍搜山澤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為賊公力辨之民得
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

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
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用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
力爭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迹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
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
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蓋
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
陂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尅日搗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
卒于營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香燈
其衰經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以謂盛德者非邪德莫大於救人
死於垂亡出民生於既死公五年

天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而元民死於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
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
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於是乎盡而在
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有世祀况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
是宜膺 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
夫哀之慕之爲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言哉是
宜學士君爲之哀集以傳也公諱 字 本姓謝氏今學士
君請于 朝復本姓云

百里回春詩序

百里回春詩者瓊山人士爲邑大夫周侯作也或者傳至
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於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
視其令若佐如人之患疢瘡投之以毒劑惟恐其不能去去之

又恐其不取雖受鍼砭燔灼之苦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圍中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恐爲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憂寐中猶爲之驚悸也况肯既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爲之歌詠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徵示有所需意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與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率醵錢以代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既得請闔邑之民欣欣然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以事言而謂之回春蓋喻侯之德孚於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爲功然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夭夭然以舒暢芄芄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焉侯之爲治殆有類於是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璟爲郡守愛民卹物人謂其爲有脚陽春今吾邑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哉彼哉其大暑之燥石流金祁寒之墮指裂膚者歟使者今皆物故前使者不欲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清忠公恕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溫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者周侯也所以回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人士書于諸作者之首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滕六日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
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
乎田塍之間其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質
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
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
有榕樹榔椰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
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
因卽其勝釐爲八景携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
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
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
象觀於木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
也有兌之象於田而未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
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
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
之間顧瞻之際而入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
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濟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
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
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之專
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固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
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
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允在覆載之中有血
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
首長皆受封爵于 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
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
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
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刺加之有
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
屬於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
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
而達西洋占里大國分鯨徧徃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逮其回也咸至於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
國自是允易世必請封于 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
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
以爲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
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
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
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
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

蹤詭觀者哉子聞滿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允海外諸夷歲各
齋其所有於茲焉貿易種類恠詭物產瓊異其尤異者距其境
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翰謀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
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無
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歟又去古里西南舟行
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於常俗
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瓊瑤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
且地無雨雪霜電惟夜霆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
界似指是歟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 誥封禮畢宣布
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
有瑰竒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胷增益其志識者矣嗚
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 命既下有議者

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
及秩于群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
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歟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
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
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
及大用之階蓋駁駁于茲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諭
予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
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

有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在其躬清其心以爲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於身而不器於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况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一道也烏用置忻戚於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題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僑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於仲由別也行則曰何

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為之一言乎且予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略也贈廷賓者止於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俟

景泰七年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昇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為齊魯之

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徃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自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為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即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為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

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齋

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其我一新速哉始公以良二千

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

崑夷者再寇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

億曾無改於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為給用於不

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於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於

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頽垣敗屋之下無處而不到也

今制官以三考為滿限稱則陟之公滿三考而又加一焉功課

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

天顏之覲過家上塚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

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借馳而

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箇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

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齋咨涕洟以為公去我

速也抑何歎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即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

上皇皇於邊方亦猶下皇皇於室家也 一急於謀國 一急於謀

家是固不暇為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為謀是以專於一方久於

一官噫抑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歟矧今 上方

寤寐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為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 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登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於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為哉子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璵瓊郡守吳琛聞而趨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 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潘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梓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千輿隸小民所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潘臬諸公念宙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子夏一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叙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於廣人最久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

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
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
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
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
恒多懼向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
覲明廷

贈湖廣楊大參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

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莆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
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始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
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叅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
今君出叅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
無慮乎惟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
君既知所以治人矣猶夫所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閔大
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
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自司外之藩服於凡百司之
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
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
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卽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蒞事舉向之稽文核實於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閱實爲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邀遺况有器苟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於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 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於天下卓異之才卽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

同淹於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大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月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 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人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卽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 朝廷拔君於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

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各止其所然後為不辱所命不然其為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為君喜者適足可為懼耳君行有為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

兩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

有日矣或者謂予曰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為師友並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為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于是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未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為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有人其

賢否淑慝皆於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眴眴然以環視乎我口
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
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黯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悞選
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闖跌宕者待我以約
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肺必事事
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
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
彼且群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蜩與可
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
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
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教學乎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
於溫故之餘寓問學於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
表天下用此道也予於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於其
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
領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特用通政叅議何琮文壁監察御
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全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珣伯琬
聞予言而韙之請書于帛以為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
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借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大夫
士咸賦詩贈行虛者簡俾予言以叙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
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

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群燧中也如北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惻惻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爲言者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
摩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參議陳君時用侍
御魏君孔淵授簡於予曰請爲序之子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

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為詳請以此序群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為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於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為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於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於是拜焉蓋以境外即西南諸夷諸夷瑯異所出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為邊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慮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徭乘我不備越境以為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内生焉於是始撤外

藩籬以為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於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尚之寄其為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於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為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紆紆徐徐處平時履坦塗乘易為之機席可為之資雖有所為則亦無以異於庸眾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為而人皆不能以有為也而我獨優為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於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為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歟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

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於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叙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

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叙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於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拾

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况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為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為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於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自舉

祖宗更賢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 廷之
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
廷辭有日凡鄉人之黜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為職不可無一
言以為君賀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本
朝者所不樂就也而倦倦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得行也士
之仕也恒慮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
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為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
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於上而澤又將
得以施於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道其於所學也可
謂無負矣蓋道出於天具於人全於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
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咸有志於為斯世之
用者豈直為身謀哉將以行吾道也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
不親乎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
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於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
通經其於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

聖明出入禁闥為

上所知名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蒞而治者又得夫
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而其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
必矣敢以為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必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
入登宰輔者徃徃而有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為得道
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
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
優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
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
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吳郡黃侯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
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
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
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
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
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
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在鱷

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仙仙倪倪袖手旁觀而不之
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
爲治雖不拘拘於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
公之斷緒於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囿物以術術
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執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
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
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及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
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
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沂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
聲者二公豈得專美於前哉侯報政趨 朝書最將還府丞李

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雋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燁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况宜之通衢大肆中而爲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雋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群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燁燁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爲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燁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於前異時鑄爲鼎以象夫物用爲璧以薦之天又將於是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卽其有之而似之者以爲君之官之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為首稱先生吉之西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能繼其芳躅者蓋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守起復改知吾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命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年矣十千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斃已極而將甦之邪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有數邪謂予不可無言以預為吾郡人賀予謂國家奄有四海而南北之勢視東西為尤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過之吏于茲土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仕而能不以遠近內外異其志節者閱數十年人而僅一見若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恐古亦不多得也嗟乎瓊之地之人固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茲者亦何忍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變逐物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大守澹然無欲忘已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家一時雖無赫顯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閩浙江湘之人求其心有主而不為境物遷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廬陵忠節之鄉為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愈憲一齋先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

辰溪綽有令譽家有宦譜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
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邪予與詹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二十年
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爲舉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
之望也必矣吾郡之人再蒙吉人之惠也必矣故於其行述鄉
人意爲文以贈之公至郡貳守未豐楊君通倅文江楊君二人
者皆吉產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甦吾人使郡人士曰前此一
吉也尚能爲吾人福矧一堂之上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歛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而一人不
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庶民中擇其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
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嗟夫天下大矣安得有福有德之

賢千百輩分市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 京師萬里中
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
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 命下之日略無幾微不平見
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
以濟人微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
而遽有馬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
郡於嶺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足展所蘊
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大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五
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
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

皇極之君錫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真福人哉古人有言
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於已則
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真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
好之必猷謀足以造是福施爲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疑是福
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
於貧憂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
者以爲之父母哉昔人謂部使者得人爲一路福星予則以爲
環千里而爲郡郡而有良二千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野于
斯居其所而有常舒其苦而久照豈徒行一時分一道而已哉
予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駟
而駐景揚光于婺女之墟以敷錫我三州七邑之民之福哉故
不勝喜而序以贈其行

瓊臺會稿卷之四終

南昌縣學生員胡敏問校正